

漳州詔安縣的語言分佈*

洪惟仁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台灣雲林縣大西螺地區人口主要移自福建省詔安縣，也是福建客家最大的集中區。漳州有四個客家話分佈的縣份，但是客家人口都很少，唯獨詔安的客語人口佔三分之一，在漳州客之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本文以田野調查的方法，參考該縣的人口文獻，劃分閩客分界線，精密度達自然村；又閩客內部的方言也加以分類，並劃分各方言的分佈區。

關鍵詞：漳州、詔安、閩南語、客語、方言分布、語言地圖

1. 前言

台灣的漢人主要源自福建、廣東。過去的文獻往往以偏概全地把祖籍屬於廣東的都歸入「客」，把祖籍屬於福建的都歸入「閩」。不但是一般民眾，即使是官方或學者都犯了這個錯誤。事實上「閩、粵」並不等於「閩、客」，福建、廣東都有閩、也有客，閩客分佈犬牙交錯。

此外，台灣的漢語雖然源自閩粵地帶的閩南語與客語，基本上閩南語傳自大陸的閩南語區，客語傳自大陸的客語區。但是語言分佈不一定單純的反映族群分佈，因為語言接觸會發生語言競爭，競爭的結果可能發生方言融合或語言推移，造成語種的新生或死亡，致使族群與語言方言的分佈發生落差。根據我們的調查所知，有不少原鄉的客家人移民台灣之後改說閩南話，這種人俗稱「鶴佬客」；也有少數原鄉的閩南人，移民台灣之後改說客家話，這種人俗稱「客鶴佬」。

因此學者不能以今日台灣之語言臆測原鄉之語言，也不能以原鄉之祖籍決定台灣移民的語言系屬。閩客語言、文化分佈之實際狀況不澄清，可能產生不科學的論斷。

為此本人自九十九年度（2010-2011）起在國科會的資助下執行了總計畫「兩岸閩客交界地帶語言、地理、族群遷徙跨領域調查研究」和子計畫「兩岸閩客交界地區的語言

* 本研究為國科會資助「兩岸閩客交界地區的語言分佈與語言使用調查研究」計畫的研究成果之一。計畫編號：NSC 99-2410-H-142-017。本計畫屬於總計畫「兩岸閩客交界地帶語言、地理、族群遷徙跨領域調查研究」之子計畫之一。主持人為本文作者。

分佈與語言使用調查研究」，進行調查。

這個計畫主要目的是考究閩粵地帶閩客交界縣份的閩客人口移民台灣之後，其後裔使用著甚麼語言？根據最近的調查，閩客交界縣份移民的後裔，其語言及族群認同傾向於靠邊站，不論是「閩底」或「客底」¹，受到語言接觸環境的影響，其語言或族群認同可能有三種變化：

- 1) **閩南化**：客底人口因環境影響變成只講閩南語漳州話或泉州話，並認同閩南人，變成所謂「鶴佬客」（客語 hók-ló-hák/閩南語 hók-ló-kheh）。如台北縣三芝、鶯歌西部，桃園縣八德，彰化縣員林、竹塘，雲林縣大埤、西螺，嘉義縣溪口，現在已經漳州化；又如淡水的車埕饒平客已經泉州化，講當地的老同安腔。
- 2) **客家化**：閩底人口因環境影響變成只講客語海陸或四縣話，並認同客家人，變成所謂「客鶴佬」（客語 hák-hók-ló/閩南語 kheh-hók-ló），如桃園縣觀音鄉、新屋鄉北部，楊梅鎮，竹北市東部。
- 3) **閩客雙語**：閩南語、客語雙語並用，但族群認同或傾向於客家或閩南，或有多元認同。如桃園縣新屋、觀音的沿海各村，新竹縣新豐、竹北，雲林縣崙背、二崙台中縣東勢、新社，南投縣國姓鄉及其周邊村落。桃園、新竹地區所謂的「半鶴佬客」通常指這些閩客語雙語者。

排列組合的結果可能有下列幾種情形（下表中"—"表示維持原語言、原認同）：

表一 閩客語移民台灣之後語言轉移類型表

原鄉	唐山過台灣		
	閩南化	客語化	雙語雙認同
客家人	閩	—	雙語雙認同
閩南人	—	客	雙語雙認同
雙語雙認同	閩	客	雙語雙認同

除客家人維持原鄉客語，閩南人維持閩南語，沒有變化的兩種情形，其餘屬於「語言轉移」（language shift），7種語言互動的結果共3種命運。

但是即使釐清了語言轉移的類型，也只是表面的。因為無論閩南語或客語內部都有差異性相當大的方言。轉移的來源方言或目標語言是什麼必須要釐清，才能解釋語言轉

¹ 「閩底」或「客底」指其原本的族群系屬。改說客家話的閩南人謂之「閩底」；改說閩南話的客家人謂之「客底」。

移的細節與機制。

雲林縣麥寮鄉及崙背西半部講的是泉州三邑腔，但是靠內陸地帶客語分佈區內的閩南語，不論是客家人、鶴佬客或閩南人所說的閩南語都是漳州腔。經過調查，這些說漳州腔閩南語的祖籍大部分是漳州詔安縣。本區的客家人即使鄰近海邊的泉州腔，所說的閩南語也是漳州腔。這種情形怎麼解釋呢？也許可以有兩種推論，一是詔安客在原鄉就已經習得閩南語而流傳至今；二是來台之後因為和漳州人混居，因為祖籍的親近性，因而認同漳州話。不論如何，原鄉的方言系屬及語言使用情形必須調查，才能了解移民語言的來龍去脈。

根據文獻，福建省漳州的詔安、雲霄、平和、南靖等縣是永定客話、詔安客話與漳州話的交界區；龍巖是龍岩話與永定話或連城話的交界區；廣東省潮州的饒平、揭西，是饒平客話或河婆客話與潮汕話的交界區；惠州海豐、陸豐是海陸豐客話與汕尾腔漳州話的交界區。交界區內哪些鄉鎮或村使用著客語？哪種客語方言？哪些鄉鎮或村使用著閩南語？哪種閩南語方言？其語言分佈及使用情形如何，是語言地理學以及語言社會學的研究課題。閩客在原鄉的分佈釐清之後，許多台灣閩客交界地帶的語言、族群認同轉移問題才能釐清。

本文是「兩岸閩客交界地區的語言分佈與語言使用調查研究」計畫的初步成果之一，目的是調查詔安縣的語言或方言分類與分佈及其方言特色，然後和台灣詔安移民的大本營大西螺地區（包括西螺、二崙、崙背）的客語或閩南語進行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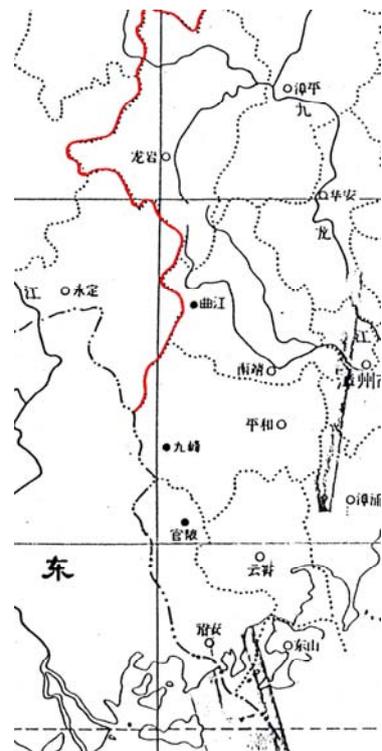
2. 調查的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的研究法分為兩個步驟：

2.1 文獻檢索與整理

福建漳州詔安縣及台灣雲林大西螺地區的語言分佈及方言變異的調查並不多，但是比起其他方言小片還算豐富。

第一張明白劃出福建地區客語與閩語的分界線的地圖是福建省漢語方言調查指導組、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編寫組編《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討論稿）（上、下冊）（1957）所附的一張「福建省漢語方言分區示意圖」。這張地圖完全按照縣界分區，今漳州市、龍岩市新羅區所屬全部歸入閩南語區，其西部所有各縣歸入客語區。並沒有把漳州市及新羅區內的客家區劃出來，可謂相當粗略。（參見右圖，圖中龍岩（新羅）永定之間的粗線就是閩西南的閩客語分



界線，注意這條線與當時的縣界一致。)

1987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其中 B12 圖「閩語」和 B14 圖「廣東省的漢語方言」以及 B15 圖「客家話」明確地畫出閩語與客語的分界。雖然經過了 30 年，這張地圖也完全按照縣界分區，沒有把漳州市內的客家區劃出來，相當粗略(參見下圖)。



莊初升與嚴修鴻合撰的〈漳屬四縣閩南語与客家話的双方言區〉(1994)雖然沒有附上地圖，但對漳州地區的閩客方言分區，包括詔安、雲霄、平和、安靖等縣的語言使用、雙語現象、方言差異有精要的描寫。

廈門大學李如龍教授《福建雙方言》(1995)對福建境內各個方言交界地帶及方言島，客語和閩南語交界地帶也被視為「雙方言區」，該書對於閩西、南閩客交界線有簡要的描寫，包括龍岩市(新羅區)西沿、萬安鄉、江山鄉、大池鄉、洪坊鄉、白沙鄉，漳平市西沿，南靖縣西端，平和縣西南部，雲霄縣西沿。詔安縣北部。另附有一張〈福建省方言分佈示意圖〉，對福建境內的語言做了分類與分區，同時標示雙方言、方言島的所在。



這是福建地區方言分界劃得最精確的地圖，已經突破了縣界的限制，不過因為是示意圖，精細度不太夠。(參見右圖，注意圖中粗虛線是閩客分界線，這條線和縣界並不一致，而與鄉鎮界比較一致。)



由上可見，福建省的語言分區圖隨著時代的進步，越來越精細，地圖顯示的語言分界超出了行政區界。但是精細度仍然不足。雖然文字上已經有一定程度的描寫，但沒有充分

地在地圖上落實。

除此之外，地名學的研究也是另一個方向，因為地名的詞彙與用字反映了族群與方言分佈。本計畫共同主持人之一的地理學家韋煙灶長久以來對閩粵地區閩客語交界地帶進行地名比較分析，發現某些地名反映了族群與方言，因此將閩式地名與客式地名的分佈繪製成地圖，在一些論文中發表。【附錄 1】是韋煙灶為本計畫所繪製的「詔安縣閩客地名分佈地圖」。比較我們最新繪製的詔安語言分佈圖，若合符節，證明了地名分佈圖相當程度反映了語言分佈。

事實上詔安縣確實有語言使用文獻，只是將來沒有被語言學家利用過。這就是《詔安縣地名志》（1993），這本由官方調查編纂的地名志詳細紀錄著本縣所屬各鄉鎮、各村的人口、姓氏、使用語言，並及村所屬自然村，只差沒有繪製語言分佈圖。我們根據實際調查結果，和本志所記載完全吻合，可見這本地名志的確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價值。

在我們進行具體調查以前，我們首先研讀了前輩學者有關詔安縣的語言方言分佈的研究，了解詔安縣的具體實況。其中最重要的文獻是上文介紹的莊初昇、嚴修鴻（1994）與李如龍（1995）。雖然前者沒有地圖，後者的地圖不夠精細，但是描寫得相當具體。右圖是作者參照了他們的描寫，所繪製的「福建閩南語地區語言分佈圖」（稿）。也就是說我們把他們的研究當成了本研究的領航調查（pilot survey）。

除此之外，本計畫的共同主持人韋煙灶事先對詔安的地名已經做了相當精細的比較，分析閩式地名與客式地名，並根據比較的結果繪製了一張「詔安縣閩客地名分佈地圖」（參見【附錄 1】）。圖中並為閩式、客式地名的分佈劃界，相當於語言地理學所謂的「等語線」（isogloss）。這樣做的原因是假設這些地名分界反映了閩南語與客語的分界。我們期待這條地名分界線符合閩客語的等語線，如果實際調查的結果不符合，我們再提出解釋。令人興奮的是這條地名分界線和閩客語的等語線幾乎完全符合！不符合的地方是雙語區。

2.2 實地下鄉、間接觀察

語言地理學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實地調查。雖然我們是「有備而來」，但是沒有實地調查印證不能確認實際的情形。並且閩客閩客分界的確定只是目的之一，我們希望能夠更深入了解閩客語內部是否還有次方言，因此田野調查仍然是必不可免的。

本研究採用「實地下鄉、間接觀察」的方法，並不直接聽取各地民眾的語言使用情形，而是親自到當地詢問當地行政人員、世居本地的耆老及地方文史工作者等，他們對於地方的事務有長期的參與，對地方的語言、方言非常熟悉，他們提供的語種使用訊息，雖然不如語言社會學的調查或家戶普查精密，也達到相當正確的程度。

2010年8月7-8日筆者與韋煙灶、陳淑娟兩位教授一同到詔安縣進行兩天的實地訪

查，陪同前往的有廈門大學張先清教授博士生李崑及其男友，還有晉江施永瑜老師。接待我們的官方代表是台辦主任申建民先生，申先生雖然是外省人，但是在本縣官陂長大，說得一口流利的官陂腔客家話，所以也成爲我們的發音人。申主任另外介紹了許多當地的耆老士紳接受我們訪問，如客家耆老李應梭先生、沈鴻達先生，這三個人的訪問，使我們對於詔安客話有初步的了解，印證了詔安客話並不統一，而是分爲秀篆、官陂、太平三種方言；此外李崑同學長久在詔安研究當地的民俗，也把她的受訪者介紹給我們，一位是在城關當廟公的沈錦江先生，一位是詔安的文化人鍾雄輝先生。8月8日申主任又介紹我們另一位書法家吳友元先生，他是城關人，對詔安的語言、文化、藝術有相當深厚的修養，發音很穩定，本土知識豐富，是相當優秀的發音人。

完成了城關的訪問，中午由吳友元先生夫人開桌歡送我們離開。經過這些詔安鄉親親切的招待與受訪先生誠懇的回答，使我們對詔安的語言分佈與使用，以及方言特色有深入的了解。

下午施永瑜先生的朋友吳沂春老師來接我們去梅洲，在梅洲訪問了石城內的一位廟公吳烏記，這位老先生因爲年紀大，反應較慢，不好訪問。由於吳老師也是當地人，所以一起接受訪問，發現兩人的方言沒有顯著的差異。這裏的方言比較接近雲霄，沒有詔安城關的央元音。

這個訪問在文獻收集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申主任贈送我們的一張詔安縣政府民政局繪製的詔安縣行政區域圖，相當詳細而精確，每一個鄉鎮村和重要的自然村都標記在地圖上；另外借閱了《詔安縣志》，韋教授把重要的部分都拍了照片；更重要的是《詔安縣地名志》（1993），我們一看這本書就知道非常有價值，連夜到詔安街上找到一間複印店影印了一份帶回來。如前所述，這份資料詳細記載了詔安縣各鄉鎮村的語言，提供我們精確的閩、客語分佈資料。我們拿來和我們的調查互相印證，完全吻合。

這趟調查之旅雖然時間很短，但是收穫非常豐碩。我們不但了解了詔安縣的語言分佈、語言使用情形，甚至也掌握了當地的方言特色。

3. 詔安縣的語種及其分佈

詔安縣的語言主要有兩種，即詔安腔客語和閩南語，以太平、紅星的中部爲界，山區屬於客語分佈區，淺山及平地屬於閩南語分佈區。另外還有極少數的畚族，零星分佈在美營、白洋、汀洋等村。

閩南語和客語內部也有方言。客語可分爲3種，閩南語可分爲2種。閩南語區有客語島，客語區內也有閩南語島。茲詳述如下：

3.1 閩客語的分界線

詔安縣閩客語的界線，莊初昇、嚴修鴻（1994:81）已經有詳細的說明。該文指出客家話分佈在詔安縣「秀篆鄉、官陂鄉、霞葛鄉、紅星鄉、太平鎮」，具體的說「紅星鄉：中部的北蔗、進水、坪林以及以北的村莊說客家話，其他地方說閩南話；太平鄉太平墟、坑頭、孝豐及以北村莊說客家話，……山嶺、新樓及以南的村莊都說閩南語。」李如龍等（1995:11）因為資料來源相同²，描寫的內容差不多。我們這次的調查基本上也沒有超出這個認知的範圍。不過這些描寫最多只到鄉鎮，我們希望了解村以下的情形。

其實《詔安縣地名志》（1993）有關閩客的使用人口及分佈已經作了更詳細的記載。該書〈詔安縣概況〉根據 1990 的人口統計說，本縣人口 52.94 萬人，除了散居的 173 人少數民族外，基於均為漢族人，「約 75% 講閩南話，25% 講客家話」，換言之閩客為 3:1 之比。現在人口已經增加到 61 萬，但閩客人口比例應該差不多。至於各鄉鎮、各村的語言使用，該書也有詳細的調查紀錄。基本上和前述沒有不同，但是詳細的舉出閩、客語在這兩個鄉鎮各村的分佈情形。茲製成表格如下（地名排序由北如南，由西而東）：

表二 詔安縣閩客交界鄉鎮各村的語言使用

	客家話村	人口	閩南語村	人口
太平鎮	新營、榕城、元中、文山、雪里、林塘、白葉、太平	57%	新樓、大布、山前、景坑、雄雞、新聯、走馬、厚徑	43%
紅星鄉	五洞、六洞、進水、火燒厝、坪林	15%	五洞、石樓、朱厝、新林、圓林、樓仔、廟兜、西埔、煮粥坑、紅星（東埔）、許寮、新興、下河、芹山	85%

最值得討論的是「五洞村」。根據《詔安縣地名志》（1993: 110），「五洞村」人口 353 人，「漢族，講閩南話和客家話」。並沒有記明那些聚落講那些話。五洞有一個聚落「火燒厝」明顯是閩南語地名，韋煙灶因此把閩客交界線劃在「火燒厝」以北（參見【附錄 1】）。不過新版〈詔安縣行政區劃圖〉（2009）「火燒厝」記為「火燒屋」，卻是客家地名，可能顯示客家的人口近年的增加趨勢。³因此我們把五洞村劃為「閩客語

² 本書是李如龍教授及其學生莊初昇、嚴修鴻合著，根據序文的說明這本書的研究主要執行田野調查的人是兩位學生，在李如龍教授的指導和潤色下完成，因此內容相同是必然的。

³ 詔安縣的閩客人口沒有較新的統計資料。本研究受訪者之一的沈鴻達先生（太平鄉客家人）曾經打電話

混雜區」，但是閩客語界線劃在五洞村以南。本調查的結果印證了韋煙灶教授根據地名所擬測的閩客界線，只有五洞村出現了小小的差異。

這樣一來，我們已經把閩客的分界線弄清楚了。我們不但知道那些村講那些話，更能夠確定那些自然村（聚落）講那些話，可以說了解得非常精細了。【附錄 2】的〈詔安縣語言分佈圖〉是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所繪製的地圖。

由地形看來，詔安縣閩客的分界線其實略與山川地形相關。太平鄉西邊有一個爐山，東邊有一個點燈山，兩個山之間有一個牛皮嶺，就是民眾所說的閩客界線，以南是閩南分佈區，以北東溪流域的峽谷幾個村是客家話分佈區。至於紅星沒有明顯的山川為界，大抵是以地勢區分，東溪支流金溪的下游低地是閩南語分佈區，上游高地是客語分佈區。

3.2 閩客語區內的語言島

從以上的敘述可知，詔安縣的閩南語分區可以說界線相當明顯。不過實際上詔安縣閩客語區內也各有語言島，並不十分單純。

莊初昇、嚴修鴻（1994: 81）即指出，太平鎮「文山附近近一千人口說閩南話，因為這裏的居民是由漳浦縣（閩南語區）遷來的」，我們調查，也聽到這樣的報導。受訪者說這些居民姓程，他們在家說閩南話，出門說客家話。《詔安縣地名志》（1993: 55）記載文山村「住姓程，201 戶，964 人。」至於語言，卻說「漢族，講客家話。」其中的差異，大概因為前者報導的家庭語言，後者記載的是社會語言。⁴

在閩南語區內，紅星鄉政府所在地的東埔，也有客家人，根據《詔安縣地名志》（1993: 107）記載東埔「大部分講閩南話，少數講客家話。」受訪者報導，當地的客家人本來很多，但多數搬到台灣，留下的少數客家人已經閩南化了。

另外，白洋鄉汀洋村、白洋村，西潭鄉美營村有畚族，受訪者說十年前七十幾歲的畚族人還有會說畚話，現在能夠說話的大概已經凋零殆近了。

3.3 閩、客語的內部方言

閩客語內部也有差異不少的方言差，可以進一步劃分次方言。

3.3.1 客家話內部的次方言

詔安縣北部講的是一種詔安腔的客家話，這種客家話和其他客家話很難溝通，只有

問當地人，回答是五洞村大部分講客家話。

⁴ 國立政治大學及開南大學退休教授程南洲先生台灣雲林縣西螺人。他的母語是閩南話，曾經回原鄉祖籍詔安太平鎮文山村探親，其見聞印證了本文的描寫。

和饒平話溝通沒有困難，尤其是太平話更接近詔安的太平腔。

詔安客話可以再分為三個次方言：

(1) 秀篆話：分佈於秀篆鎮。

(2) 官陂話：分佈於官陂、霞葛及紅星鄉北部。紅星北部是由官陂遷來的客家人所開墾的，因此其客家話口音接近官陂。

(3) 太平話：分佈於太平鎮北部，和饒平話最接近。

這三種方言雖然相當接近，但也有不少差異，特點在舌根塞音韻尾。太平的-k 韻尾還保存完整，官陂已經變成喉塞音-ʔ，秀篆完全消失。比如「鶴佬」（俗作「福佬」）二字太平唸成 $hok^{40}lo^{41}$ ，官陂唸成 $houʔ^{40}lo^{41}$ ，秀篆唸成 $hou^{44}lou^{41}$ 。台灣的二崙詔安腔在音韻上接近秀篆，不過台灣二崙「你」說「賢」，和官陂相同，秀篆和太平說成「汝」。

3.3.2 閩南話內部的次方言

詔安縣的閩南語屬於閩南語漳州方言，但縣內的漳州腔有兩種方言，即：

(1) 四都話：分佈在四都鎮、梅洲鄉。口音接近雲霄、東山，沒有央元音。和鄰縣的雲霄方言、東山方言比較接近。

(2) 詔安話：詔安縣最重要的口音，分佈在南詔鎮，及周圍各鄉鎮。包括太平鎮新樓村以南，紅星鄉石樓村、碗窑村以南，金星鄉及以西的所有鄉鎮，如建設鄉、白洋鄉、西潭鄉、深橋鎮、橋東鎮、梅嶺鎮等。這個方言最重要的特色是保存著古閩南語的 -ir、-er 兩個央元音及央元音後面的元音韻尾，如 -ei、-ou 等韻母。

3.4 詔安縣居民的語言使用

有關語言使用，李如龍等（1995: 11）說明：「太平、紅星兩鄉鎮多數客家人兼通詔安閩南話，秀篆、官陂、霞葛鄉比較少。」

莊初昇、嚴修鴻（1994: 82）說：「總體而言，越是靠近分界線的自然村，掌握閩南話的人口比例越高。鄰近分界線的那些村莊，則 10 歲以上的人幾乎都會說閩、客兩種方言。」這就是所謂的雙方言區。

不過作者又說：「調查表明，客家人學說閩南話是共同的趨勢，閩、客雙方言者一般都是客家人，閩、客雙方言現象一般都形成於原客家話區。」為什麼閩、客雙方言現象向客家地區單方面傾斜呢？作者認為有幾個原因：

- 一、漳屬四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均在閩南話區。
- 二、閩南語話區的人口遠遠多於客家話區的人口。
- 三、閩南話區的方言內部差異小，通行的範圍廣；而閩西、粵東一帶的客家話內部差異較大，不利於維繫區域性的共同交際。

從人口、經濟、政治、文化以及方言差異來解釋閩南語所以成為強勢方言的原因，可謂言簡意賅。

但是基本上閩客分地而居，各說各話，不相往來。受訪者說，「解放前」閩客之間是河水不犯井水，閩客之間各有蔑稱，閩南人稱客家人為「客仔」，客家人稱閩南人為「鶴佬狗」。⁵詔安縣閩客雜居的地方就有五洞村。唯一會說客家話的閩南人是文山的漳浦人。

4. 結論

本文是詔安縣語言分佈的調查報告，屬於整個閩客語交界地帶語言分佈調查的研究項目之一。

本文的研究，首先根據前人文獻，試繪地圖，並親自到詔安縣求證於當地耆老，終於確定詔安縣的語言分佈達自然村的精細度。詔安縣的語言分佈圖詳見【附錄 2】。

詔安縣的語言主要有兩種，即詔安腔客語和閩南語，以太平、紅星的中部為界，山區屬於客語分佈區，淺山及平地屬於閩南語分佈區。另外還有極少數的畚族散佈在閩南語區，現在已經接近消失了。

閩南語和客語內部也有方言，客語可分為 3 種，閩南語可分為 2 種。

閩客交界地帶的客家人大部分是兼通閩客語的雙語者，但閩南人通常只通詔安腔的閩南語。此因閩南語在詔安縣屬於強勢語言，客家話相對屬於弱勢語言。

引用文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 1987. 《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書局。

李如龍、莊初昇、嚴修鴻. 1995. 《福建雙方言研究》。北京：漢學出版社。

洪惟仁. 2010. 〈雲林縣的語言分佈〉，發表於 2010, 06/25 在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舉行的「台灣語言文化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

莊初昇、嚴修鴻. 1994. 〈漳屬四县闽南话与客家话的双方言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 3 : 81-94。

陳秀琪. 2002. 《台灣漳州客家話的研究－以詔安話為代表》，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

⁵ 台灣的情形也頗相似，有些閩客分地而居、各說各話的地區，閩客之間即使有不少聯姻，仍然有隔閡。有一位屏東閩客交界地區的閩南人受訪者說，即使是閩客同卓吃喜酒，閩南人跟閩南人說話，客家人跟客家人說話，閩客之間不太互相聊天。原因是語言不太相通，但在雙語區，情形就不同了。

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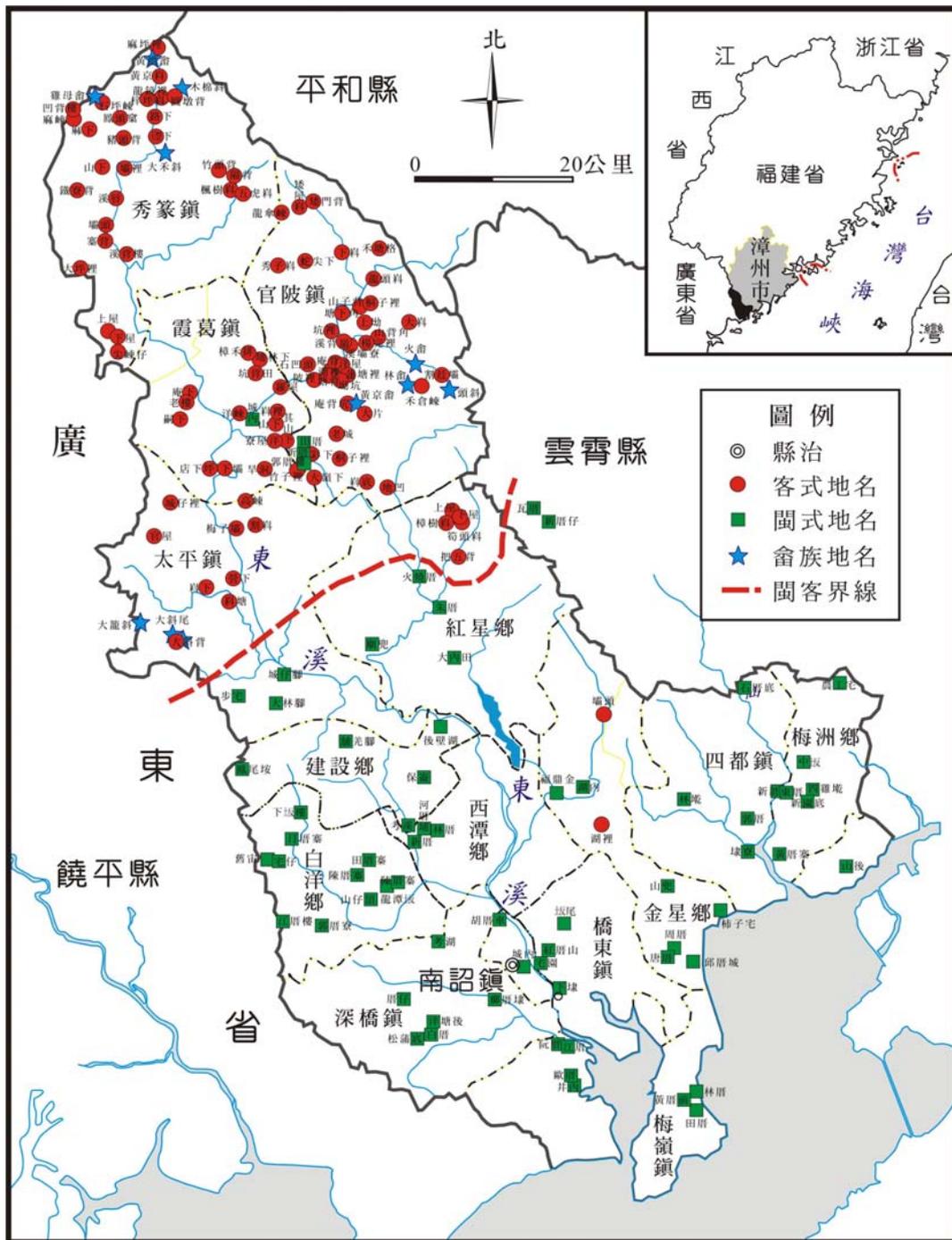
- _____. 2006. 《閩南客家話音韻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詔安縣民政局、福建省地圖出版社聯合編製. 2009. 《詔安縣行政區劃圖》，福建省地圖出版社。
- 詔安縣地名志編纂委員會. 1993. 《詔安縣地名志》，詔安縣人民政府。
- 福建省漢語方言調查指導組、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編寫組編. 1957. 《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討論稿）（上、下冊），編者印行。

洪惟仁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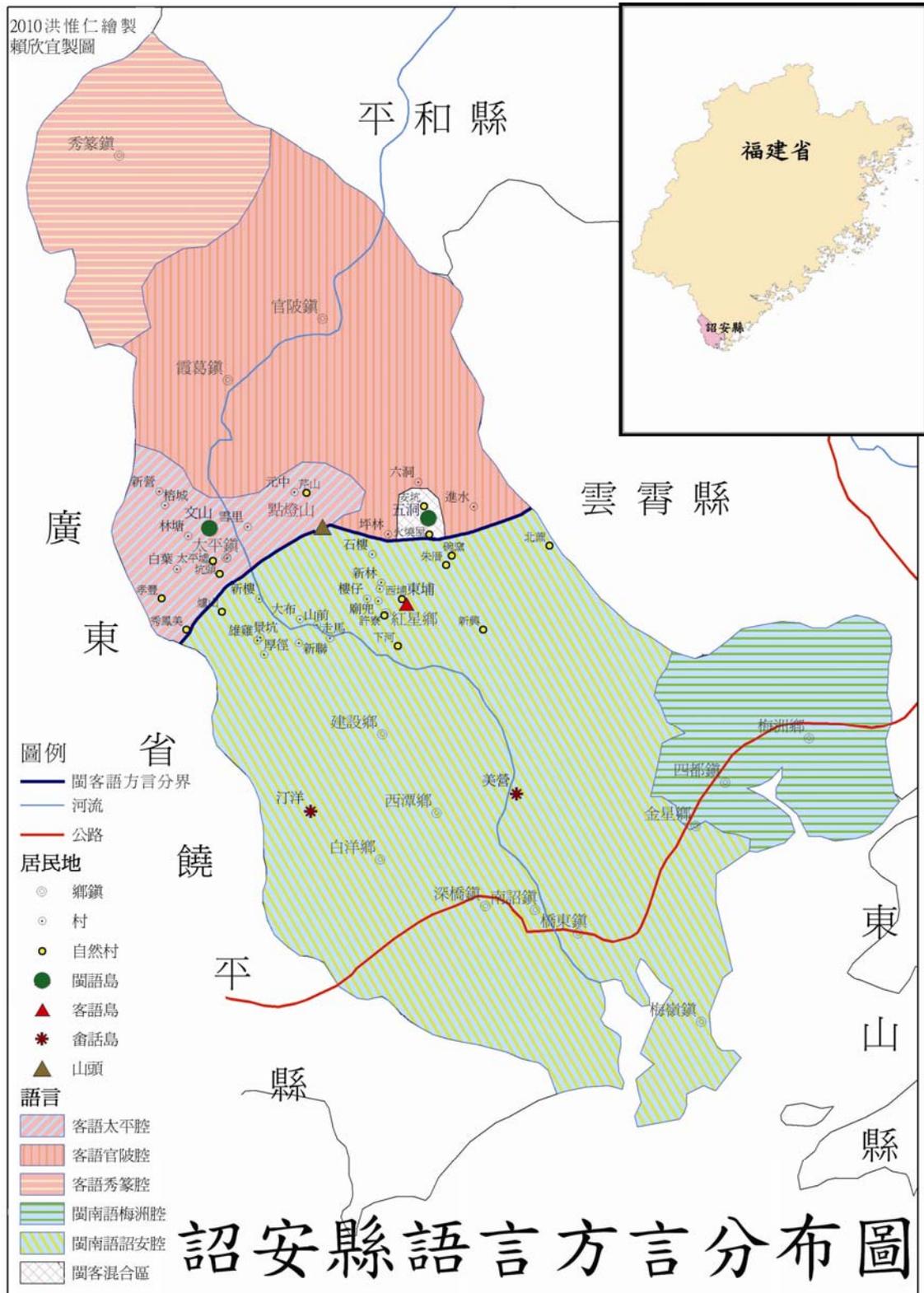
uijinang@gmail.com

【附錄 1】詔安縣閩客地名分佈地圖



資料來源：韋煙灶教授繪製、提供。

【附錄 2】詔安縣語言方言分佈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繪製。

The Linguistic Distribution of Zhaoan in Zhangzhou Fujian

Ui-Jin ANG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ost of the population in Big Hsi-lo area in Yunlin county immigrated from Zhaoan county in Zhangzhou Fujian. This is also the biggest Fujian Hakka island in Taiwan. There are four Hakka counties in Zhangzhou. But only in Zhaoan, the Hakka makes up one-third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county. Therefore, i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Zhangzhou Hakka. We study the language distribution of Zhaoan county by fieldwork, and consult the document about the population and language distribution in Zhaoan. According to these data, we draw the language boundary between Minnan and Hakka. The precision of the boundary covers the range of natural villages. We classify the dialects of Hakka and Minnan, and mark off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s well.

Key words: Zhaoan, Zhangzhou, Minnan, Hakka, distribution of dialects,
linguistic maps